



南州書樓藏書		
徐湯殷整理		
編列	字	號
年	月	日

東觀論總目

法帖刊誤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第五雜帖

法帖刊誤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第七王會稽書中

第八王會稽書下

第九王大令書上

第十王大令書下

嘉靖己未季葉伯寅



米元章跋秘閣法帖附

託與劉無言論書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漢簡辨

銅戈辨

鷓鴣賦辨

古瓦辨

王敬武書辨

汝州新刻諸帖辨

二館辨

張仲匠辨

古器辨

永建石章辨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論飛白法

論臨摹二法

論弓字

論黃陵二女

論書八篇示蘇頌道

論書六條

論虞書千文

論張長史書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秦昭和鍾銘說

商著尊說

商素敦說

商山觚圖觚說

商狸首豆說

周史伯碩父鼎說

周舉鼎

周宋公鼎說

周方鼎說

周寶彝鍾說

周雷鍾說

周壘周洗說

周一柱爵說

周雲雷罍說

周螭足豆說

周素盦漢小盦說

宋經鍾說

漢金罍說

漢螭文甗說

漢象形壺說

漢小方壺說

漢漏壺說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跋四皓碑後

下卷 跋干祿字碑後

跋逸少破羌帖後

跋黃庭經後

跋陳孝義寺碑後

跋蘭亭傳後

跋白傳書後

跋文會圖後

跋李邕鄴撰

御書閣記後

跋崇寧所書貞詰冊後

跋真誥書秦漢間事後

跋祕閣續法帖後

跋杜正獻公章書後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跋鍾虞二帖後

跋仁智圖後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跋常鷗十馬圖後

跋晉人帖後

跋破羌跋尾弓後

跋所書貞詰數紙後

跋摹本王逸和尚書中書帖後

跋世說第三卷後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跋世說新語後

跋百家詩選後

跋章草急就補止後

跋古軍其庶帖後

跋古軍論諸葛昏書後

跋蜀道圖後

跋輞川圖後

跋景福草書卷後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跋藏貢書後

跋吉日圖後

跋章草僊真詩後

跋石晉熊皦詩後

跋蘇氏篆後

跋蘇氏書後

跋蘇氏遺蹟後

跋海陵志後

跋昌谷別集後

跋温公新壺格七国戲二書後

跋九詠後

跋祕閣第三弓法帖後

跋舊題破羌帖後

跋張天覺書後張丞相書附

跋洛陽九詠贍上清後

跋法帖逸少書後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跋寶篋經後

跋華經嚴後

跋張長史帖後

跋摹送少帖後

跋藏貢書後

跋錢氏書後

跋玉谿集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十七帖後

跋輞川圖後

跋陶淵明集後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何水曹集後

跋王易簡玉僊傳後

跋穀梁傳後

跋三蕭碑後

跋顧誠奢書呂肅公碑後

跋楊少師詩後

跋黃庭經後

跋孔醜碑後

跋袁僊夫帖後

跋高彥休闕史後

跋何璧書後

跋段太常語錄後

跋集逸少書聖教叙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後

跋王大令帖後

跋張閱道草書後

跋四皓碑後

跋師春師後

跋細字華嚴經後

跋陶華陽書後

跋盤綫圖後

跋趙韓王書後

跋江南藏貢書後

跋龍眠九歌圖後

跋劉向列僊傳後

跋索靖章草後

跋王晉玉所藏常鷗馬圖後

跋王方慶押尾後

跋西京雜記後

跋步輦圖後

跋降帖子敬書後

跋法書五帖後

跋周陽羨家甌文後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跋陶徵士集後

跋貞誥衆靈教戒條後

跋紫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跋定本古器圖後

跋漢舊儀等書後

跋唐人書後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慎律師碑後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跋碓陽伽藍記後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跋慎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跋玉筍山清虛館碑後

跋章草彌陀經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跋所書十七帖後

跋古文韻後

跋黃庭內景經後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跋鍾繇賀捷表後

同前

跋章草鷄林紙弓後

跋草書洛神賦後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跋王子敬帖後

跋楞嚴白織蓋後

跋北齊勸書圖後

跋按樂圖後

跋織錦回文圖後

跋錢鎮州回文後

跋張曲江集後

跋陳瓊虛所書相鶴經後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跋寶王論後

跋施貢人集後

跋滕子濟所藏貌圖後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跋李西臺書後

跋所書詩軸後

跋唐建中告後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跋孔穎達碑後

跋瘞鶴銘後

跋桓宣武傳後

跋金樓子後

跋逸少升平帖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論漢晉碑

論靈臺碑

論玉輅建太常用黃色

校定楚詞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校定師春書序

東觀餘論總目



是書內府以聚珍版刻之此抄本吾友儀
墨農孝之庶得之吳門歸以貽余魚豢
甚多無別本可以校正墨農早歸道
山每展此卷不能無人琴之感云

咸豐元年春陳崇和記



法帖刊誦卷上并序

左朝奉即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

詔續正諸帖著雖号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

今故祕閣法帖十弓中瑤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

觀遂久莫辨故禮部即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間在

淮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

其目踈畧甚多故諸部中或偽蹟著甚而不覺者若

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閣別稍久帖之類有雖

審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為唐

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

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為非李斯書而不知

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

是書內府以取祿版刻之此抄本吾友儀
墨農孝子魚得之吳門歸以貽余魚豕
甚多無別本可以校正墨農早歸道
山每展此卷不能無大琴之感云

咸豐元年春陳崇年記



法帖刊誣卷上并序

左朝奉即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
詔續正諸帖著雖号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
今故祕閣法帖十弓中瑤玕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
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間在
淮南幕府日嘗跋弓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
其目踈畧甚多故諸部中或偽蹟著甚而不覺者若
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閣別稍久帖之類有雖
審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為唐
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
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為非李斯書而不知
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

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為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貴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慨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自幼觀古帖至多雖豪墨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法帖刊誤凡論真偽皆有據依使鍾玉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予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隸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焉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為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錄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辨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時孝武非也僕案省啓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錄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法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為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谷貢詰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荊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允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

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遺書贖物為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輔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埋數朝三草書筆勢糾繞若一其偽不疑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未有白字晉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法傳授或問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尔無別固疑其偽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竇眾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偽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号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為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內人知祐晉平王也

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為休祐蓋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為是

平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因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元嬰猶以元祥為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韞多材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謁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韞多材慈深善誨謁夙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吞進批把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承陽王伯知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據陳史長沙王

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帚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慎叔慎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地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書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蹟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

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真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歲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修修死其母以修平日所寶并入棺負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去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虎送幽州督

軍御史第五永歲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

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師作

者避晉諱史五將三門下常云地有九變兵陵山川

人有計策六奇五闡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

汲古閣本避晉諱下有當有以此為是

間

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
勿謂無大人莫識已真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
後無所觀先公高節永越可遵佩歲斯戒以厲終身
時蔡邕輩並賦詩送永獨處作此歲邕等甚美之以
為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改軼之象書人間殊少
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相傳乃
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真得其筆勢云皇象
後章章一表益唐人偽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鷄
雀賦同皆非真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字字
盡高古典此有間矣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畜與
二鍾虞松三帖為一卷珉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
婉雅與此有間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真來以為偽者益以惶恐再拜

當時罕用然於尊者或有之陶華陽真誥中有帖云
許玄惶恐再拜正晋世也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偽帖字勢無異
惟后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
中有云類之勿勿案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勿
勿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
說文勿者州里所建之旗益以趣民事故恩遽者稱
勿勿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為長而今世流俗之
妄於勿勿字中斜益一點讀為恩字彌失真矣按祭
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響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慤愛
之貌杜牧之詩是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
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第三晋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箱先於媿子作案江淮之間謂母
曰媿此云媿子未知目何戚也爾定云媿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案翼嘗為陶侃太尉府後
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也

趙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間得來
况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偽
也親故末云教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
晉劉趨為人甚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
不應尚傳又字拊與元帝大別其偽審矣謝莊首終
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
子間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迺述子自太原王
耳非琅邪族也非通古甚邪至尔非通古甚邪至尔
非字下有不字

劉瓌之延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
榜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真與王
虞二十四日帖無異王氏擬操微渙之四子書皆真
帖逸少七子四子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肅之遺
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
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跋得臣筆測得
臣文矣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今以擬王
代諸子則逸少之書疑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微之
得其撈渙之得其貌敵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特
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益能本父之書意所循者大
故也真行則法鍾章聖則師張二家之法逸少所自
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魯堂諸子由賜商
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虞每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蹟猶存今所錄惟一紙耳摹傳失真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家貧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偽矣山濤啓事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矛盾但此啓事文足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偽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玉循司馬攸劉穆之玉劭王廞張翼陸雲軍欣下壺謝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瓛之紀瞻山濤等帖皆一體偽作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益行側注字摹帖者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為勝

王僧虔兩啓皆佳結之與擬王琰乞江郢所統即啓同書聲信不虛得

第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凝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之子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偽體非江左書院研帖亦然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筆下徐偃信篤論也陳遼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遼書誤矣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舅張知常以為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為侍中者僕嘗攷之信然案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為侍中者裴矩齊王元吉杜如晦王珪

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
十人未有薛姓者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既在
遂良後又不作侍中當時在外鎮未有兼此官者及
觀字榜亦數褚作媼媚態其偽必矣後家姪至一帖
乃真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送敬體以前帖視之猶蓬
葭倚瑤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庚子山
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益妄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元年帖皆集二公碑中字
為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顏籀注漢
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不當稱字
然嘗觀送少敬謝帖白云王送少白廬山遠公集廬

循與遠書白云范陽盧子先叩頭則古人稱字蓋或
有之

陸東之帖云近得告為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近問
懸心得葉書散榜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語當是臨
晉宋人帖不尔效其語作此耳

薄紹之宋世為丹陽尹書與羊欣齊名時号羊薄此
卷目為唐人謬甚矣

第五雜帖 已見跋語

自倉頡至程邈書皆偽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今此
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辭皆唐人
筆也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案其文云田疇耕
耨為政期月而致法令使父子為鄒魯乃李陽冰篆
王審所撰明州刺史河東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

畧云驚逋復田疇闢教以耕耨故為政可期月而致
寬之則法令非行公之化夷俗為郅魯使父子長幼
各得其宜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為斯書與碑中
篆無殊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迺今漢碑中字是也有此
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已作之

宋僖唐明皇帝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撈王
著錄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為遠古人故與斯邈並列
其誤至此僖有嵩山主禪師等碑傳於世字亦不甚

五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如續
帖中嵇康絕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偽蹟也此與
師帖尤踈繆案梁蕭子雲答武帝勅云臣昔不能拔

李一作年著

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季二十六著晉史

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

許年始見勅旨論書一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

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偽帖云但衛

隨世所學規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隸

又云筆撈洞精字體道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

改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衛夫

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鏐字茂猗既與師書自當

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其偽不疑又

前輩論此帖以其勅字從力館從舍為偽米中其病

蓋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為陣策為策皆二王輩

自製不可據此定真偽也

隋詔書中敬字缺其波蓋淳化中摹此書時特省去

避諱耳或指此目為偽帖非也梁武帝書評乃舍袁
昂作者其谷啓云奉勅遺臣評古今書臣愚短豈敢
輒量江海但天旨諉臣斟酌是非謹品字法如前此
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
筆勢然論者以其評張芝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歌
僊則欲僊而已至况薄紹之書乃云如僊人嘯樹則
真僊也為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竊此者字法局束
天然太少疑非智果書果得右軍骨借譽浮其實
亦不至尔

何氏書否云何人耳或以為何姓非也米以二帖為
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王導
子氏同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傳中
與昭烈問答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以下與此
文相接誤寘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章草書雖字畫
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寫亮傳首語此文雖
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
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
公章草約奴帖筆法同
移屋有意適開曠二帖貞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
畜筆精帖字勢同與法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
類彼六日帖乃偽也筆精帖真羊公得意書或以為
逸少則過矣

法帖刊誤卷下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黃伯思撰

第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至慰馳踈或作耳中聞疑當諸帖除繆松
 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偽作
 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
 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辨之
 酸感至此加一作下及宰相并噉豆臯伏想媿等亦
 偽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瘠等語廁其
 間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諸宰相者簡文作相
 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
 結字實近世人偽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行而此
 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謂

鯉魚帖敬字成行帖殷字皆缺語在第五章夫人及
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說赴朔方序中云
備官而行成旅比後下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
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亡
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
輩以為張說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為偽
殊不知自行成下已偽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
考賈曾文也

閱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息遽萬不一陳字
既甚思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無疑吾昨得一日一
起帖米以為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
大者為非二王書一概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為大令書非也字勢圓際既非猷之體

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
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法書要錄逸少帖內有
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
是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庾子嵩非同時人也朱
處仁帖在十七帖間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
答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書耳而世俗遂
誤讀為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
語非若今之謂書信也第一篇晉武帖中已詳辨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

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鎮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
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逸少破羌
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
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擒之王畧始及舊都使人悲
慨深此公威畧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真可以戰使人
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
故須後問為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
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於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
尚鎮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
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已歲餘方遯迹
山水間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
畧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
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室後人覽

之深為興歎此帖草法極工惜不載法帖間故附見
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即名正故
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字皆以政
代之後人相承數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後洛帖皆偽如初月有云羲之呈
耳願知心素政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乃俗人偽
作弟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千字格韻與此正
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為集成予謂昨見君帖亦然蓋二
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中足慰前
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中語廁其間如
云足下尚停數日得告承長平未佳足下小大佳也

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至旦反想至七帖皆
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得過憂知有患者早乘涼
行皆非當時人語承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偽
荀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如初
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過得歸洛也
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白耳
帖不論可見其偽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為子敬書僕謂處動靜
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榜帖語與後
迥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亦近
代所為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比初月帖差勝中云淡潤于
嘔淡古淡液之淡于古于濕之干今人以淡作痰以
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閣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故尔
一帖非送少書

蒸濕帖末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詞亦
異晉体

修齡王胡之也重熙初曇也安西庚翼也其云一昨
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
或作表亦復常言耳案翼之鎮荊州以石虎衰暴婁
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
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
朝論弗以為然故逸少以為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

疲

云惟恭遂進鎮東西齊舉想尅定有期也則始雖同
群議而終以為當猶趙充國之計罕荒初是之者十
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頽首服
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
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鎮帖唐張彥遠
載於書錄今聞在王仲修家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益後人寫二王尺牘中
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為
屬郡既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
尺牘間自彰其通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真如以
就勞為能勞小却為小都皆轉失草法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
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
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
法帖有其十五散實逸少書三卷中又續法帖有五
而印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顛天鼠膏四果種虞
安吉七條不載當是亡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模殊精
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印竹杖御尊長
或須今送僕案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印竹杖皆
至此士人多有尊長者皆即分布令知是下遠惠之
至以前帖觀之即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
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其中問蜀
事為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
以為與桓温而已本朝僧邦者有寄李昌武翰林詩

足

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何據案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為事定下致此子者大惠也送少視桓公位殊遼絕與書不當爾耳然當時真長子敵輩猶媢侮桓公彼亦能容送少作書若交友益無足怪温飛卿詩云畫圖驚畏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寶非一世也

第九王太令書上

此卷王太令部偽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猷之韻自可賞

鵝還慰姊意帖鵝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袁羊顧虎之類或以此鵝即送少所愛之鵝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賴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

字差小而昧者摹墳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為勝諸帖如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叙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字為送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案右蘭亭叙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間持闕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亡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為僧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史送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黠滅注缺橫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貞

矣今法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既殊體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如第五卷近世偽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礬石深是可疑事元憲患散輒發癰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益用礬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荊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塚其人在世服生礬石熱蒸出外故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鶴伏卵以助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踰頰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

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者果得大墓內有礬石滿堂此段本草誤列在礬石部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為一卷法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願其以多笑難易難之便自可令不為因繫耳此者切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赦之死罪法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間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案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法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郗氏自大尉鑿後為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締繡之締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郗因讀為郗

道

說之卻非也。卻說乃春秋晉大夫卻穀却鑿乃漢御
史大夫却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
相亂。卻卻二姓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
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
染却。即亦誤讀也。今因却氏帖聊尔及之。以紕俗繆
梁中書即虞龢表云。逸少為會稽子敬為吳興。故三
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道美之時。今此卷中亦
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
庾公帖。周勃帖。洛神賦。刘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
中皆遺之。項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
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火年
豈至拘攣。同餓隸會稽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概尤超
詣大極。璇題猶重書。謂不書太極殿榜一時凜凜英氣半袖

一本之字下有僕字

精誠衆爭求。數幅新君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况
復傳今僅千歲。龍珠歸浦。劍還津。此帖君藏。貞得地
才披尺許。目增明。鸞跋鴻。驚欲飛。逝硬黃。響榻若傳
吾完。瑤摹刊。願垂世。聊尔以記。大令書事漫附于此。
瑤聊尔三

字皆疑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為無名人作。僕謂此真晉人語。
但筆勢疎緩多失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中云。仁祖
欲請為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十一年。年四十
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年卒。時獻之方年十
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令是時總十許歲。安得已
作書論時事。殆是穆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
此類。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為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以益

部字為益即益下接者舊傳字此帖益借陳壽所著
益部者舊傳也

詠史詩藪二澗底松教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黃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第十五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張張長史書雖未必然
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縱任近俗無晉世
清韻真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軍帖詞耳張彥
遠右軍帖錄有此語此卷亡其半其上畧云汝決欲
來下張錄於來下之字下有上方大枋想汝不過數
枋足人方足力張錄云人不足爾可白吾當託桓江州
助汝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字殊應模矩益王氏
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生一作場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何來
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真輩偽作或自書二
王帖語耳與第二卷知汝殊愁及藏真長史部中諸
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生故二王帖中時及之
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
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者后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悶

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邪又服油帖

云不至絕銀辛也皆近世俗言字拊亦不至佳非王

氏帖明甚帖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必

七月二日歛之白七字人偽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

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

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已見本章

此段世字缺中畫蓋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法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因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姨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鵝群帖前帖謂此墨帖乃大令真筆僕觀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擄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真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鵝群並復歸也猷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蓋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鵝而山陰曇礪村道士舉群贈之故以此事傳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亡慮五十餘年何得已稱

之其偽可無疑又案魏收釋老志大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宇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予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蓋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非易然天下理當為天下士言之真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示一作辨

王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內府帖
且以耒老跋尾示之惜其疎畧遂著此書議論精確
悉有證據使眞贋了然誠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
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夫令帖見於第九章云
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玉玠晉玉題於開封尹
廳之東齋川本無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真易識益
了然知其偽者十九而後乃知黃子之作此書按賞
者寡而培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
矣至其洞察眞贋品藻高下水墨之間毫釐千里則
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

於天祿者使世知其論刺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襄陵許翰松老跋川本無

政和閣法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真偽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拙定為法帖此十卷是也其間一手偽帖大半甚者以千字文為漢章帝張旭為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為逸少如其間以子敬及真智永為逸少者猶不失為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弟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內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法若篆楷若飛動若管委而弗錄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為逸少

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議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真觀所收第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真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璿徐浩子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目文藝思而得之粗為真偽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條一研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景願為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十恐死為蠹書魚入金題玉躡間游而不害元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任米芾元章書

世一作士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帝當是孝武
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
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臣象言同章帝偽帖
王虞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後六月帖
同上

第三庚

庚翼已向帖 杜預已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廞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癸 年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人偽
帖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 程邈與章帝 蔡琰同上 何
氏二帖歐陽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度德亮白二
並諸亮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年
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灵 伏想
嫂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
小 知足下連不快 智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
張追思敬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 劉釋餘 定登
旭 釋文 作定廳

這思一作追尋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惟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成 當力 承足下敬 荀羨 足下家 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濕代子敬 月半同上 尊夫人偽 適欲遣書 果知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陳

慕容並無名 薄冷 益即並歐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近與

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迷遲 忽動大唐張旭

書承冠軍故尔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

監諸舍並未詳 献之白不審疾 鄱陽婦右並

第八 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與王述書及

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 貞蹟自蘇氏婦 吾家

米元章礼部所作法帖題跋一卷 貞蹟藏西洛王 晋玉家 經靖康之亂已散亡矣

先君學士法帖刊誤盛行於世 博訪米氏題跋 藏 書家俱未之見 偶檢故書忽見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甚喜 草書間有難解 者取法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 遂成全書 乃命筆 史抄錄附刊 誤之後 紹興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

日武陽黃詒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敞御史書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人於
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笥皆漢世討羌戎馳檄文書
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浙續不綴屬於鄧騭永
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爾見前篇
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簡上
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章草書今
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傳之疑所謂章
草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因謂之章草也蓋此
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之有分隸既不願放易曉
又可赴急且漢人以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

書絕交書多有古字若先唐舊簿海教等字疑
疑有所受非懷琳自能作也予云張彥遠言昔嵇叔
夜自書絕交書數紙人以古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
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決非
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偽作衛夫人及七賢帖不逮此
遠矣故竇泉云乃有懷琳願蹟踈壯假他人之姓字
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絕交書誠有所放也其卷尾云
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
雅典子雲他書全不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
喜作分隸典章草他書傳世者鮮矣予言淳化法帖
中有南唐人一手偽帖頗多如偽作山濤崔子玉謝
發下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祕
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散書不作

從式

傳摹與真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曉特取名以入錄故真蹟混淆却多有好帖不入殊可惜也予法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世呼為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一碑乃銀青光祿大夫為給事中史未嘗書也予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襄至方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亦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夫終太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為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審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檯上寫之即俗所謂書檯者

予云洛陽文潞公家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楮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西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完全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且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法也又云續帖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法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東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法字甚恠放恐非真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

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璜一詩刻字盡全類此銘不知即璜書抑璜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璜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送少書非王送少也蓋唐有此人亦号送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李姁鼎伯戈盦字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蘇子容相未出間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群臣上奏任用真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為花押常陸五朵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玩右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為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藏之皆是未異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間故或謂之

押縫或謂之押尾紙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云草字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尔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己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書女母翁侮成人侮本女無保后脊高保后女永勸憂汝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作今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汝各翁中格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謂朕天既付命今對曰陳其五行陳汨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無皇則兄自敬德皇兄作且以前人之微言微言是罔

慎即懼

柳一作意

頭執厥世今在文王之鮮光通殷就大命達殷
命論語抑與之與今擲孝于惟孝乎朝聞道夕死
可也今也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
矣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憺然夫子憺然子路行以告
置其杖而耘今置其斯以乎其斯而警諸宮牆今諸
賈諸賈之哉今賈作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
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
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
蓋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史臺中
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龍
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
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
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劉本無即中

臣書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
書姓名既止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與姓名甚完何其
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
議大夫臣馬日碑臣趙域議即臣劉弘即中臣張文
臣蘇陵臣傳楨雜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下當是堂謂堂
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
蔡邕也三字者不見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
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
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
前來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粒碎雜字
有皆

漢簡辨

近歲閩右人發地得古篋中有東漢時竹簡甚多往

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尚完皆章
草書書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
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文書上郡屬國都
尉中二千石守丞廷議縣令三水十月丁未到府受
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案范曄後漢書安紀
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
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為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
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
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
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即先
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
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
也六月未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

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
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
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
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
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
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騭討之二年冬
始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詔騭將
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冬召
騭班師據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騭在二年冬漢簡亦
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
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日月首尾相應非如
史之先後差繆宜以簡所書為正於戲千載之下幸
是簡偶存得以考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

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辨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案周官考工記冶氏
 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予戟也或謂
 之鷄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秘者也援直刃
 也今詳此戈之制兩傍有刃橫置而未斲若劍鋒者
 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抗稍利而漸直若牛頸之垂
 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秘之迹者所謂內也
 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為直刃禮圖後而繪之若矛槩
 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
 衡而弗從故冶氏之戟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
 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
 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剗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喙然

味

商

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現夏商彝器銘款有
 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斲若鳥
 喙又胡垂秘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景可證云其銘
 曰舟者蓋人名也案陶洪景刀劍錄夏孔甲之劍銘
 一字曰甲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銘曰非公孫壘
 之鼎其銘曰壘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
 形比也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
 鐵而此戈乃銅為之又今人得古刀劍矛戟矢鏃之
 類率皆銅者案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
 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
 劭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又案春秋傳僖十八年鄭伯
 朝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
 三鍾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為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

之金人及古鐘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
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
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
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刃切玉如割泥周穆王
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者也越絕書曰赤
董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為
純鈎越王句踐寶劍之劍近汲冢中得劍一長三尺五寸乃
今所名為干將者亦劍五字皆非鐵明古者通
以錫雜銅為兵器也又案刀劍錄夏少康三年商太
甲四年各鑄銅劍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
蓋無疑矣况銅為物至精不為燥溼寒暑變其節不
為風雨暴露改其形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
昔人上之又况形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剝脫砥礪四

見荀子疆

其銛至可以刺玉雖楚鐵劍之利亦亡以

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法亡矣今人所不能為也則

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為者亦奚足怪李賀有金銅

鷓鴣賦辨

項傳長安人有得思王真蹟鷓鴣賦者及得張芸叟

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偽帖也案草法亦如真行

草乳寢多故后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

字之類魏晉六朝草此字止如行書於必如此至

隋唐以來始首為如此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

草書是也今偽書鷓鴣賦二字皆如唐人草法此一

妄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妄人錄類

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妄去去字未詳何曰字其陋

如此今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妄末有武攸暨題

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偽古篆仍云以求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妄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模字畫無異及末有靜華二字乃摹法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妄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撈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為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妄既作偽帖又畫其像而偽章題署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以為筆法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蓋亦今淺俗所為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墻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貞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甯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爾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為劉夢得書以中云大駕歸定為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案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珙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與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

一本作元年卒

師範耳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陽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為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大尉同平章事而光啓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留其子珙領陝虢節度事光啓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就紀二年卒師範始為留後余以此敬武是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眷其望而此印章乃彭城弥知非是珍以相示聊為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項在洛中聞汝州新鑄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法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玳玉間造不能辨也此猶亡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為偽帖并以一帖省其

夫別為帖語及強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為惠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為一帖強為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為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為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為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為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為沈法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為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寶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法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疑有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偽以誤後學但貽識者嗤笑耳汝州

既以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
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真者以何足怪云楨之字公幹
諱舊改
為楨之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僊人好棲居於是令
長安作飛廉桂館其泉作益壽延壽館使卿持節設
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按太史
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
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觀當時
瓦也又案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
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
史記為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
壽二館非是亦當從史記作觀二館古多相通自唐



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
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鶴鵠旌旄之類皆莫
原其始觀武帝求神僊勤如此卒不遇真而東晉
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僊卒皆僊去乃知得
道雖假修習然在於分也

鉅仲匡辨

劉原父鉅仲匡銘以隸寫之云鉅仲作寶蓋擇之金
鑿銳鑿鑪其鱗其玄其黃用盛諸獲樵米用饗食大正
音王寘既具召飼鉅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具餘與
同音鉅仲眉壽所謂鑿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
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
弥可信也鉅音其勿反樵側角反早取穀也既徒兮
反飲音祀鉅字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

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益失之矣古器中又有鉅伯敦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友

庚下缺有鼎字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甗也蓋甗之類丙鼎中有
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也兩目之間非鼻
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已敦
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全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
盧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号者柄差長
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
子孫字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鑑二甲其文曰
僊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艷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
鸞舞双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体乃唐人鏡其体
制亦不甚古乙銘曰青蓋作竟四夷服多賀因安人

氏一字胡虜殄滅天下得一雨陽節五資二字不

親下不明凡三十字內有三字不明此乃漢鑑勝前一

鑑遠甚乙銘不可曉考之博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珍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未
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謂不以其魂無
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舊有不字從
故云我有之來婦上一字於隸法疑是疾字意謂尔
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為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景
火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且為少作然案碑
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

謂一本作意

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未云甫忝知莊之賓客游竇主
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
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
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
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
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攷立碑
年但攷其葬年故誤尔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
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
適吳楚紫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
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
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卽
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卽便言移華州漏
還京一節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游
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
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
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
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
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
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
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法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法蓋
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為此書乃全用草法正與古背
馳矣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蓋
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
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

白書正用筆作與散隸頗相近但當作增縹緗索舉
之撈又全用楷法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
及牛口紀功碑首唐大帝飛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
點掃濃淡之撈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為片板
若髹刷然以書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
變非古也當蔡邕於洪都下見工人以墨帚成字歸
而為飛白之書非使用墨帚益用筆效之而已今人
便謂所用木筆為墨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
而不飛蓋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撈飛舉謂之飛
而俚俗闌語又謂蔡中即見白飛空中因作此字以
白為帚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法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

撈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
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
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搨焉臨
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僊圖幾弔開注云貞誥
謂一卷為一弔殊不知貞誥所謂弓即卷字蓋後省
丈貞誥音亦尔非弔字也瑤虛子陳景元據貞誥以
此字即篇字蓋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
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
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為失殊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

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
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
号不但曰帝也其論二女一篇最為詳確據列僊傳
江斐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雜之
非也予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為然翁於江
湘圖志論中其說益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至妙至逸少變索靖法稍以華
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
送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雖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
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
法至唐人絕罕為之近世遂窳然無聞蓋去古既遠
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未之
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弘輩諸人
下意謂其拘法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
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送少草之佳處
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議之哉若懷瓘者
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法度禮樂不可斯
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
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厝筆處徒
規規強效古人縱成但着印刻字耳

四

篆法之壞肇李監草法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
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是闕一字恐
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為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
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便可至而天撈夫矣彼觀鍾
彞文識漢世諸碑玉索遺蹟寧不少損乎此可為知
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貞草必用此法
乃善予謂不然送少書法有貞一行草三以言執筆
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作草書必在其
三而貞行弥近今不問正草必欲聚指管端乃妄論
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
之鄙說

六

凡書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而作衡法
不料則濁此体惟鍾索送猷貞知也宋齊梁人似之
陳隋至唐皆不遠也

七

陶隱居集楊許三僊君貞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工
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郝法筆力規矩兼
於二王掾書乃是學楊而字体勁利偏善寫經畫符
與楊相似鬱勃鋒撻迨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迺能
而正書右拙隱居昔見張道思善別書法歎其神識
今觀三君跡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
及特天假此鑒今有以顯悟尔三君書蹟今無復有獨
唐寶聚述書賦著楊貞人行書帶名六行觀隱居之

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遠矣古人之知音益希安得隱居道思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猷五人書蹟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体各不同是善學送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竒得臣筆測得臣文莫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不堪位置舉止羞澀乃梁武帝詳羊欣書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位置舉止羞澀終不似真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二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間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料則濁蜀中一人是已此体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遠也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遠古然終不脫羶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揚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法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法似不如是洛人得揚貞蹟夸詡以為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僊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
五尺不可尽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申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而筆
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空一字疑襄字陽字知古法
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疎闊好
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貞蹟同然比李
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輩
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千文
一卷乃是集其字為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須它日

見乃可辨真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汝南公主
墓志積時帖齋會帖疑有闕文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文至母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
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迹及反覆徐觀至鴈
門云亭愚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
枿絲綉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驚而不離繩矩之內猶
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劍者
交光飛刃歛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鳶
飛騰然后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
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奇怪從而效之失
其指矣昔之狂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度乎大
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無端

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
道所以之無為而無不為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
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
子之鍾期也

旌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為旌析羽為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
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負如幢下復數層紅羽
鬣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
亦頗類此其首亦負相去尺餘有數層負板以鼈牛
毛綴之亦鬣然蓋析羽之遺法然漢節但旌節之
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
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畫若旌幢也故漢人
所持節俱無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縣一物

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鐘銘說

此鐘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
攷之音中大呂胡恢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
世而中間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
題云據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為十二公此鐘則
為共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為十二公此
鐘則為景公時作也予案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
伯翳為舜主畜之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
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
号曰秦嬴二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
史記作靖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宣公成公穆公康公
共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為附

庸則至成公為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為周大夫襄公始為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為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益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為始雖曰附庸益亦國也况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為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鐘為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有二公益自始祖而下至今為公之數而歐陽公以為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鐘者為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為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案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

尊

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壺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案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為異此器既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壺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復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蓋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弔以獸飾腹以双耳挾肩比周物為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傳翼而飛舉然觀古室器有為蚩尤之象者皆為飛獸而傳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覘之戒此尊之飾蓋蚩尤也

商素敦說

案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寧辟父敦散季敦牧敦哉
敦號姜敦之屬率皆有疑識言時稱代比他器為詳
大底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文縷質古不華
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既
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為兩
雌首以吞吐双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蓋若宗
彝之章以智為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俊
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響之然後得盡其心而
成其禮然後燕饗之敦設飾以雌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圖觚說

案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為多山
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為觚稜圜者但觚而已昔人所
謂破觚為圜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不獨稜者謂之

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間可握可拱蓋臣拜
君酢跪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勿習日
相為用自與至用川本去此七故其為拱握之制而
其腰間有穿者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
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象君臣之
志通而無沈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
商器耳

商狸首頭說

案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窶母豆則
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制有會可
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跌此豆之足殊類祖癸雖冶
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側其獸面若狸
首者案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狸首之詩送矣其義

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為名狸獸
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於射於田以所
獲禽一為乾豆蓋以祀事為先此豆飾以狸首義或
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刊缺以二鼎參讀而
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案史
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為周司徒問王室
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
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
非二人蓋羨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
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
曰史穎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

致皆同則知穎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
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鮑晉有史趙率以官為
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
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虢石父而
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虢石父虢公也未嘗為
史而晉之伯石乃楊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
伐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
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姜任大妣号
曰周室王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父伯
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
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為王父可知故但曰皇
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
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尚

義一作語

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戩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者，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斲綽，綽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義。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綽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宝，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唇之文鏤為龍，與饗餐之像而腹皆作龍，鱗與周寘父鼎類，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案鼎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已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解以

林

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解之屬，可舉以敵酬之器，故或日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敵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已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僖，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為監門，唐舉微而為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為楚聞臣，且其制作傳承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為銘之法，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第銘以非公孫，蠱之鼎，第名以蠱，亦一字尔。

周宋公鼎說

有蓋銘六字，案此鼎銘曰宋公繼之餗鼎，繼者宋景

王伯方鼎則
謂之寶器

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兜樂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日景公繼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繼為正然頭曼兜樂音讀相混漢書稍近之弟不知何據而云兜樂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釵鼎字畫體一而釵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撲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繼女及散緣亦人名第字畫意象視餗鼎為古則散緣與繼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緣耳與微同職妙也

周方鼎說

案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名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室蓋惟陀負庚

通平字

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為法故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玉盥故曰室盥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目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体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畧無款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為祀器者自作之時而為養器異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為多蓋示惟已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群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萬民此鼎形特大而乳

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為宴饗器乎鼎之
四足皆銜以羊体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以羊庠也
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克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
此鼎之脣緣其文縷也合則為饗饗以著貪暴之戒
散則為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
龍此器之龍如之至於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
則以激洊泊之澤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
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之
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宝蘇鐘說

右二鐘名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宝蘇鐘走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宝用享案尔正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
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

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
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
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亦不任廁技於彼列說者謂
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
之号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
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案
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
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
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
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賡之文考尊
師餘之文考彛哉之文考敷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
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鐘異矣是鐘於于鼓之間飾

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鐘之制昔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鸞鸞鳳類也二鐘之飾其鸞鸞歟所謂作室龠鐘者案國語泠州鳩之論鐘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則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鐘名曰昭和鐘而此名曰寶龠鐘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修和有夏后世於禮樂聲容之間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鐘則謂之室和平則久克成厥政且子子孫孫室用以傳永也

周雷鐘說

案此鐘形製與諸雲雷鐘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

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鐘鳥鐘於于鼓之側特為一鳳一鳥以代銘歟則知是鐘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彝彜以設義於飲食之間而作樂之間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壘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音直冠禮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雷壘水在東設者以謂水器尊卑皆用金壘此壘與尊壘之壘名同而用異夫行礼之始務於自潔故以壘洗為先洗於文後先用是故也壘洗設於東南而雷鼓以春夏壘於文後雷用是故也古之制壘既用金洗亦當然此壘也洗也其制皆

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清潔為義壘之飾以雲雷以潤澤為義是二器也形製淳妙意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為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壘承洗合符審契而祕閣舊籍以洗為窰以壘為缶初未知其為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而考辨之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禮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后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素爵附

案周爵皆設兩柱用以反玷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制皆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于飲而不知節則有顛濟之患用為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滿之義也四器皆無名欵其一腹象隱起為饗饗雲雷之象

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第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說

案禮爵夏以琖商以斚周以爵三品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斚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諸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為下矣斚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為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斚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畧為禾稼腹則雜以饗饗饗饗之為物食人未盡還蓄其軀又其目在腋下山海經所謂抱鵝者故多以飾器之腹腹象其本形示為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為饗貪食為

餐食以此器現之則是象非特為財與食之戒亦以儆
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
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案此豆体中素質無文與姬賓毋無異然器之足篆
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
之簠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持牲饋食禮曰
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而奠之以
待尸入而會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
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飯也豆雖以盛菹醢
其食也亦仰會取而啻焉非特以義為安蓋亦適於
用

周素盥漢小盥說

案說文曰盥覆蓋也蓋盛修飯之器加蓋以密之其
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現晚周之器有卬仲
孫伯戈之饋盥與此前二盥形制略同然彼有益文
鏤繁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盥雖
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為

宋韻鐘說

右宋韻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韻鐘崇寧三年甲
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
鐘原其出則宋地聖詔有曰得英韻之器於受命之
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為鐘法謹案樂
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為五行之
道立根也經即古文莖錄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
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

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韶無之
 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
 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
 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而其立也以周
 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皇朝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
 六百八十年而經之器出於受命之邦適丁聖上駿
 惠先烈登崇耆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
 和治音洋洋際天蟠地豈特為五行之道立根莖哉
 其莖鐘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額之樂今也地不遠其
 室為時而出蓋以昭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
 以還弗足儼也又古鐘之得於今者惟周為衆其制
 類多上設衡角旁傳旋虫或內實而側垂之或仰通
 而中貫之率皆振搏弗安惟經鐘也雙螭蹲踞以為

平鈕大晟之鐘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之也
 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於三代也
 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鐘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鐸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圓如碓首
 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史稱齊始
 王鑑為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高三尺六寸六分
 圍三尺四寸圍如甬色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
 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
 心跪注淳于則聲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
 此器上有蹲獸可系以繩與南史之說同但鐸首巨
 而圍狹乃寢小非若甬也及舂之於地則聲自土發
 回旋錫磻於鐸之首磅礴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然

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六長短相第其三已歸內府制作尤工皆周器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固罍之象數也首卷尾為雌之狀雌智獸也智於方屬北陰陽相辯之時也王安石以罍於文以金从孰謂陰與陽和而孰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否相濟辯而和和而孰陰陽辯於北之時如之且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為鐘初未知其為罍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稽經而合庶可備采擇之一焉

漢螭文甑說

案說文甑甑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戲揚雄有覆甑之語雖出於善譏然當時覆此器必以巾幕之屬為無益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益又

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案壺之象如瓜壺之壺豳詩所謂八月斲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宰尊而抔飲菁桴而土鼓因壺以為壺後世弥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体若真物也今此壺形美若真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漢小方壺說

案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樽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鈔相類蓋漢世物也鈔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為器必具方圓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

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為卿大夫而設以臣道
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且其用
於燕禮

漢漏壺說

案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工有益蓋有
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甬若渴鳥然所以節水也
此亡有疑是蓋餘製皆同然彼器修九寸耳而此乃
長倍從之者蓋孔壺為漏浮箭為刻水之循環有升
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製大小長短相
次若陞城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錄云所謂集靈他書皆不見惟見此
碑其按漢書地理志云大華山在華陽南有祠集靈

宮武帝起又桓譚僊賦叙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
帝欲懷集僊者故名殿為存僊門為望僊二書所載
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
猶時有舛漏後學可忽諸黃記

跋四皓碑後

四皓之目始見於法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讀之
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角里先生前賢未始
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頭如樗里
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
當云夏黃公益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
則四皓之目且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角里
先生也僕初亦以為然蓋送少尚想黃綺帖陶淵
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可以為

林

證然近世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園公神
坐綺里季神坐角里先生神生又各有神祚城皆漢
人隸書其号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以石刻
為正且從舊目則前人所謂黃綺者持各取一字以
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公石刻乃為園公蓋
二字音文為近或冊讀傳寫之差亦當以園為是按
顏師古匡繆正俗有園称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園公
之後園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
子即位以園公為司徒以是書證之園愈曉然矣今
尚有園姓者姓氏書多以園為園公之後此又可證
云黃題



四皓之名見於法言漢書樂書多不同前輩嘗辯之
王元之在汝日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頸如樗里子
之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為一人黃公
則前一人也杜詩云黃綺終辭漢王逸少有尚想黃
綺帖陶詩云黃綺之南山又云且當從黃綺多南史阮
孝緒辭梁武之召云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
方盡黃綺無間山林蓋各以首一字呼之於是元之遂
改此句後皆以文簡為據然漢刻四皓神座一曰園
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按三
輔旧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當時所鐫必無誤書
然則元之所用非誤也蓋昔人論四皓或云園綺或
云綺更亦未必盡舉首一字或淵明白讀作騎里季

解

更不可去知周燮曰追騎季之跡世說曰綺季東園公
更黃公角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曰綺里先生季
其字也是則謂更夏黃公益可信矣按風俗通楚鬻熊
之後為圉鄭穆公之子圉其後為姓至秦博士逃難
乃改為圉陳留風俗記乃圉稱所撰蓋圉公自是秦
博士周庚以嘗居圉中故謂之圉公陳留志謂圉公
名秉字宣明蔡伯喈有圉典魏有圉文生皆其後
也古字祿与角通用故樂書作祿鄭康成於禮書角
皆作祿陳留志則又作角唐李培嘗辯之然史起
留侯世家註云東園公姓庚以居圉中因以為號夏
黃公角里先生河內人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
京師号曰霸王先生一曰角里先生此又何耶又吳俗
紀曰先生吳人姓周氏今太湖中有祿里村角頭寨

即先生逃秦聘之地韓詩虎有瓜牛首未有角虎可持
首牛可觸蔡氏註云角觸動音也淳化中崔偓佺判
國子監有字學太宗問曰李覺嘗言四皓中一人姓
角或云角上加一撇或云加一點果何音偓佺曰臣
問刀下用乃推音兩點下用乃鹿音用上一撇一點
俱不成字然角里作角里亦非也後漢有角善叔乃
讀作恐覺尺音何耶





